

为了解一个古人,我沉浸在史料之中好几个月,今天静了静神,侧身看向窗外的时候,发现那枝头的杏竟然泛了黄。节气,已是小满。我的书稿草成,这也是我的“小满”,应该稍稍放松一下自己了。

外面的景色有什么可看呢?这时节里花事稀少,绿荫渐浓。我忽然就想起了那句词:“知否,知否?应是绿肥红瘦。”

这是写海棠的,是李清照在北宋的春末醉酒醒来,写那雨后的海棠。

李清照的文字多是这样的白描,却总能让人读出更丰富的情怀。这不是写相思,却似写相思。红瘦,可否是说自己的花季堪堪将老?绿肥,可是说那谁家的翩翩公子已长成?十五六岁,的确应该是相思的时候了,知否,知否?

据说,这首词初写成,就被一家酒楼的老板,以十几坛好酒换去了,经名家精心装裱之后,挂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。一时间,酒楼里可谓人满为患,白日里车水马龙;夜晚里灯火通明。绿肥红瘦这词,一时间惊艳了汴梁。

宋朝,不是一个山河辽阔的时代,但却是一个大经济大消费的时代。尤其是北宋那时候,国库丰盈,民间富足,北方的酒楼、南方的茶舍,一座座拔地而起,从而历史性地开放了夜市。词,原本是为欢歌而生,如此应运而生的娱乐场所,从某方面来说,又推动了词的发展。

遇酒必有词,逢词必有酒。

每每进入了夏天,才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生命向上进进的气息。

从清早的一声鸡鸣开始,到夜晚的星辰拥护月亮结束,仿佛,夏季的每一天都是从寂静走向跃动,最后又重归于一抹悠然的宁静之中。

我愿意相信,每一个夏天都是一首诗,给人无限温柔的憧憬。记忆中的夏天,也的确是这样,一片澄澈。

清早,我们穿过一望无垠的玉米地,走在石子与泥沙覆盖的小路上,脚底传来露水的问候,一阵阵凉意从鞋袜滋生。村里,悠长的叫卖声如同钟鸣,准时响起。那是卖豆豉的老人,在小摊前吆喝。摘上几片新鲜的蔬菜,买一点豆豉,返回家里,从水井里打一桶水,将菜洗净,敲两枚鸡蛋,撒一点蒜瓣,煎炒,煮一碗小面,再配上几缕葱花。一整天的元气,在身体里满血复活。随后,就是属于我们一天的热闹。

整个上午,我们一群小孩不是跑到田里逮蚂蚱,就是走到一棵树下,一会儿爬上去,一会儿又滑下来;有时,我们也会钻到长满密密麻麻玉米的农田,趁着大人不注意,悄悄地掰一两棵玉米,用柴火慢慢烤熟;有时,我们可能会为了一只蜗牛而争吵得面红耳赤,不过事后好像什么都忘了,要好得如同亲兄弟。

晌午,烈日当头,狗趴在树荫下吐着舌头直喘气,花儿也蔫了,无精打采,风里笼罩着暑气。但这无疑是我们最为享受的时间,因为大人们会拿出放在水井里的西瓜来给我们消暑。他们用菜刀均匀地切下,整个西瓜就如同一朵花,纷纷展开;等我们玩累了,一手一块,放进嘴巴,惬意十足。经过井水浸润的西瓜,带着一种清冷的水汽,一口咬下去冰冰凉凉,鲜红的汁液伴着清甜,在嘴巴里打转。吃着吃着,吃出一脸的幸福与满足。午间,我们通常是要休憩一会儿的,不过,那时的我们精力旺盛,吃了西瓜,仿佛又活了过来。这时,我们也会拿着网兜,去捕捉几只蝴蝶与蜻蜓,或者背靠着老榆树,然后专心地听听树上的蝉鸣,听着听着,就被蝉声带入了梦乡……

是那时文艺的常态。

这座因李清照的词而闻名京城酒楼,而今在哪里呢?我几次去开封,都没探问出来个究竟,大抵是已经坍塌了吧。多少帝王的巍峨殿堂,以及权贵之家的豪宅高楼,都一座一座倒塌了,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民间建筑,实在不能独善其身。

岁月,从来都是在毁灭与崛起中更迭向前的,就像我们的死与生,是人类生息的必须,这也是历史的必然。

北宋的汴梁被一点点毁灭的时候,南宋的临安开始一点一点构筑。临安,虽然是一城江南的景致,却是满城的北方味道。那些因战乱聚拢而来的北方民众,占了七成临安人口。北宋亡了,家园毁了,也许有皇帝的地方,离北伐的梦就近一些,至少可以在这熙熙攘攘的乡音里,感受些许的慰藉。

临安大大小小街巷里,遍布酒家,那是北方人的酒家,那里人来人往。卖酒的站着,是北方人;买酒的坐着,也是北方人。喝酒的人醉了,卖酒的人也醉了。酒,让他们想家,也让他们忘家。那夜里冷冷的长街上,或是半塌的破庙里,常有人抱了那酒壶哭,抱了那壶酒睡,早晨踉跄地起身,又去打一壶酒。有的人,却和那酒壶歪在那里,再也没有醒来。

茶舍也是有的,只是客人稀少。酒,让

北方人大鸣大放;茶,是南方人的青山绿水。南宋南方那青山绿水的茶香里,淹没了多少北宋北方人那大鸣大放的酒魂?

李清照原本是一个亦茶亦酒的人,可她在临安,更偏向于酒了,她在酒里写北方。她,已经没了品茶的心。再说,天下离乱,哪里还可以品茶?其实,她在南方的酒也是淡了的,那种慵懒的醉里,一句“绿肥红瘦”的心境已经没有了。季节已至,那北方的海棠是她欲说还休的情怀,而南方的海棠却再也不说话。

水边出生,水边长大,灵魂如水的李清照,在西湖边前前后后居住了20年,却没给西湖水写下一句或绿或红的诗词。绿肥红瘦也分南方,江南的山水里,她瘦了那女子的情,肥了的是男人的志,喊天喊地,都是向北呼喊。

富的北宋,无骨;穷的南宋,无志。这,似乎是另一种绿肥红瘦,只是已经变异了最初的情怀。

小满,在咱北方是麦子的小满,此时,我就到那田野里去看看吧,然后折一穗麦子慢慢揉搓,再然后摊开掌心,慢慢数那一颗一颗绿莹莹的籽粒。这是最美的小满,这是岁月静好里才有的小满。再过半个月就要收麦子了,那是小满之后的大欢喜。



儿时的夏天

□管淑平

着听着,就被蝉声带入了梦乡……

一觉醒来,大人们又忙碌了起来,前往农田除草、种苗。不过,我们总闲不住,几个小孩又凑到了一块,拿着网和塑料瓶,到小河边网鱼。小河也不深,刚没过小腿肚子,清澈见底,鹅卵石在河水中错落有致地分布。那些小鱼见我们到来,很机灵地躲到带有水草的大石头后边,就是不肯出来。没办法,我们只好拿着网,在河里左一摇,右一晃,结果什么都没网着。不过,有几只螃蟹,却被我们逗醒了,正要往石缝里钻,不料正落入我们的网里。我们捉来的螃蟹,也不会吃,就放在水缸养着,只是觉得好玩,螃蟹是我们这帮孩子的“玩具”。

等到日暮斜阳,我们常做的就是爬到山坡去看晚霞。一缕缕金色的光芒投射在山坡,在树上,在农田,在村庄,宛若一幅静美的图画。归巢的鸟雀飞回了巷子口的老树,树下的大人们围坐一块,聊着家常,小孩们这时则乖巧了很多,成了一个忠实的听众……一盘瓜子,几颗糖果,一段故事,就能让我们一阵欢喜。

夏天的晚风轻轻吹,月上柳梢头,寻找蝉蛻成了我们的一大乐趣。这时,不仅有孩子,大人们也会参与其中。举着手电,在长满杂草与树木的荒野间摸索着。折腾大半个小时,还真找寻到了好几袋。找来的蝉蛻,等它们风干水汽之后就可以拿到药铺换一些零花钱。我们也甭管能换多少钱,只负责开心。那时的光阴,很长,仿佛一天就是一辈子。

长大之后,我离开了家乡,远离了泥土与草木。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城市里生活,不时会有烦乱和茫然,城市的夏天也颇为单调,酷热更是肆意无比,不禁让我怀念那时夏天里的单纯与独有的快乐。

成长,是一段一去不复返的路程,越长越大越能体会这种心境。或许,我也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,因此,长大后的我们时常想到儿时的种种经历,夏天的种种印迹;想起时,心头就是一阵阵久违了的温暖。



江城子·国际博物馆日参观潍县乐道院旧址

□柳林

时空穿越意沉沉,路幽深,似亲临。旧事还原,凄苦不堪吟。史海回眸难忘却,悲惨景,冷光侵。

沿循乐道数流金,度光阴,有来音。飞鸽衔环,砥砺到如今。开启新程图致远,言凿凿,记吾心。